

祭，来碗面条或者馄饨。据说吴贻弓导演“从不签免单”，通常都是往碗底下压上十块钱走人，赶着去办下一件事。有时候像张瑞芳、孙道临那样的老前辈来了，他会让食堂给加个荷包蛋，然后自己掏钱为老同志买单。由于吴贻弓导演曾经获得过国际A类电影节的奖项，还曾受邀担当国际A类电影节的评委，所以他是经验最丰富的人，由他统帅再合适不过。

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就请来了谢晋、大岛渚、奥利弗·斯通、徐克等大师担任金爵奖评委。来自亚、非、美、欧、五大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的167部影片参加了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——20部影片参赛，其余影片参展。8天期间，一共放映电影574场，观众人次约20万。刚开幕不久的上海影城，中外嘉宾高朋满座；影城门口买票的观众，队伍一路排到银星假日酒店。国际电影交易市场初创雏形，8天内实现了2000万元交易额。共有1100名中外宾客参加了这一中国首次举办的国际电影节。当时的开幕红毯也设在上海影城，200余名中外记者对电影节进行了采访报道。

与此同时，电影节上还组织了“上海电影回顾展”“谢晋电影精选”“美国导演奥利弗·斯通电影作品展”“日本导演大岛渚电影特映”“巴西制片人L·C·巴雷托电影”和“张艺谋电影一瞥”六个专题展。作为一个初创的国际电影节，第一届就拥有这样的规模，实属罕见。

当年，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主席别雷松亲来上海考察办节情况，严格参考标准，甚至每到饭点，制



上图：王佳彦接待第一届电影节来宾索菲亚·罗兰。
图片提供 / 王佳彦

片人协会的秘书长肖恩还会在影城三楼的“影城酒家”蹲点，看有没有不符合电影节章程的宴请吃喝现象。最终自然是没有发现任何违规之处。

闭幕式那天，当吴贻弓和他的伙伴们累得一屁股坐在明星散去的红地毯时，别雷松正式通知吴贻弓：经过世界国际制片人协会的严密考查和论证，上海国际电影节继柏林、戛纳、威尼斯、蒙特利尔、东京等之后，即将成为世界第九大A类国际电影节。从此，中国也有了自己的A类电影节。

而这一切，都被簇新的上海影城，无声目睹着。

几代人的文化记忆

“原本说好今天不去影城了，但微信上看到好多人在打卡，心里想影城第一幕谢幕了还是不留遗憾地去看看，到影城只见广场上拍照的人好多，又遇到好多老同事和上影集团的领导，老朋友、老同事相聚在此只为最后的告别。今天的谢幕是为了第二幕的开始，我们期

待，期待它王者归来，今晚9点30影城灯将关闭，短暂的熄灯是为了明天的灿烂！”

2月20日，外号“四眼老王”的王佳彦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。他从1991年影城开业就在这里工作，一直到退休后还在负责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审片排片工作，与上海影城可谓是有半辈子的交情。

1993年第一届电影节开幕时，王佳彦是上海影城的市场部副主任。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，当年影城郑重其事，在电影节开幕前就已经先行举办了一个升旗仪式，“不少著名演员都来了，还给首批8家参展影城举行授牌仪式”。

当时，按照世界国际制片人协会的章程，国际A类电影节必须设有市场单元。可哪里去找场地办市场呢？他们唯有充分利用上海影城这块宝地——将影城四楼和五楼的会议室空出来，搭起展台——“中国所有的大型制片厂都来了——上影、北影、珠影、西影、八一……我们请了警察学校的学员来站岗，一个个戴好白手套，像模像样。我记得那时候，陈佩斯还为自己的片子在市场吆喝呢。”第一届电影节市场最终一共达成10笔影片交易，总额达2000多万元。

当年的电影节评委有赫赫有名的奥利弗·斯通等大导演，都和观众一起坐在影城1厅看片。王佳彦还记得，1厅第10排的中间位置，就是评委们的坐席。“当时如果看的是中国片，评委身边还要坐上一个翻译，一边看一边翻译给评委听；而当观众欣赏国外影片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像‘默片解说员’那样的角色，为观众进行现场翻译。”